

中山
文庫

Louis M. Hacker 著
陳瘦石 譯

美國資本主義之勝利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印行



Louis M. Hacker 著

陳瘦石 譯

中山
文庫

美國資本主義之勝利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上海初版

(※38331 滬報網)

中山文庫
美國資本主義之勝利一冊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Capitalism

定價國幣陸元捌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Louis M. Hacker

陳瘦石

編譯者 中山文化教育館

編輯者 上海河南路

發行人 李宣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孫序

文化爲歷史演變之產物，其源與人類相始。演變之因，不止一端：習俗、政制、科學、宗教，乃至聖哲言行，互激互盪，相輔相成，增進運行之速率，並轉移其軌跡，唯物論者之以經濟諸力爲唯一決定因素，固近偏狹武斷，但經濟諸力之足以影響事變歷程，要亦未可否認。故欲窺一國文化之底蘊，除采其國風，考其政制，窮其思潮，察其精神活動外，尤須對其經濟制度之嬗變，瞭如指掌，美國自移殖迄今，不過三百餘載，立國更僅百六十年，於並世國家之林中爲青枝，而竟能建立燦爛之美利堅文化，作世界民主政治之干城者，其故果安在哉？曰：以其有健全之生活傳統，特殊之經濟制度耳。知其傳統之孕育沐化，溯其制度之嬗遞流變，更進而以其傳統及制度之認識爲基，研其典章文物，然而對其文化之本質形態，可得三昧。哈氏此書，卽在以美國之生活傳統爲經，經濟史實爲緯，探其源流，覓其激盪奔馳之跡，始自殖民地商業資本主義時代，以迄十九世紀末葉工業資本主義與金融資本主義絕續之交。敘事明，立論嚴，如數珍撥珠，如剝蕉抽繭，實一最完善精細之美國經濟發展史，讀者幸勿以其爲盲目謳頌資本主義之作也。詩有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書所述，俱足供我國今後經濟建設之參考；而其體例之精，尤可爲我國治史者之借鏡也。因於三十一年秋，屬陳君瘦石逡繹。越年稿成，余覽其所繹，清順無疵，復嘉其用力之勤，爰誌數語，以弁其端。

孫科（三十三年六月八日）

目次

係序

緒論

背景

- 第一章 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環境……………一
第二章 資本主義的諸階段……………一二

卷一 歐洲的淵源

- 第三章 資本主義的起源……………二一
第四章 資本主義的屏藩……………二九
第五章 新地的發現及其影響……………三七
第六章 英國的背景……………四七
第七章 清教革命……………五八

卷二 美國商業資本主義在革命中的勝利

- 第八章 英屬美洲殖民地的移殖……………六九
第九章 階級社會的形成……………七九
第十章 殖民地美洲的經濟……………八九

第十一章	殖民地商業資本主義所受的壓迫	一〇一
第十二章	革命危機	一二一
第十三章	美國第一次革命的勝利	一三二
第十四章	全國統一的完成	一三八
卷三	美國工業資本主義在南北戰爭中的勝利	一五三

第十五章	西部的任務	一五三
第十六章	領土的拓殖	一六八
第十七章	國內貿易與商業資本主義	一七八
第十八章	國外貿易與商業資本主義	一八五
第十九章	製造	一九八
第二十章	勞工狀況	二一三
第二十一章	種植資本主義	二二四
第二十二章	奴制經濟所受的壓迫	二四〇
第二十三章	不可抑制的衝突	二六〇
第二十四章	南北戰爭	二七二
第二十五章	善後時期	三〇一
第二十六章	勝利的美國資本主義	三二六
結論	終點與新起點	三四九

第二十七章 美國的資本主義是不是一種成功……………三四九

附錄 一八五〇至一八八〇年美國製造業之發展……………三五七

譯後記……………三六一

美國資本主義之勝利

緒論：背景

第一章 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環境

好些美國史家一談到美國在現代史上佔據的重要地位，往往只注重其他方面的考慮，不注重美國的經濟制度，這種現象，令人百思不解。例如屠納爾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及其門徒，便認為美國的特徵大半由人類地理學上的 (Anthropogeographic) 條件所形成，這雖則是動人的解釋，然而並不能說明全部底蘊。

他們說，美國人遠處在三千里外的大洋彼岸，與歐洲的發展新潮相隔絕；同時他們的環境又非常優越，土壤適於耕植，木材礦產等資源均極豐富，結果，他們的邊疆便常在移動；最初三百年的美國史，大半集中於應付這種移動邊疆 (Moving frontier) 的拓殖問題，而美國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美國文化，便是受這兩個因素的恩賜——如果從文化人類學的 (Cultural-anthropological) 意義上說，美國文化的形成，還得歸功於歐洲大部份的主要民族。

他們又說，各民族集團在共同經驗中體察滋長，萬事只須求之於內，不必依藉外力，在這種情形下，這個集團便秉具着顯著性格。典型的美國人從此變成個人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平等主義者 (Equalitarian)、功利主義者；由美國人看來，政府祇是保障幸福及阻遏獨佔主義者之壓迫陰謀的有效工具。

不消說，這種分析未嘗無實際優點。牠是民族傲心 (National pride) 的支柱；牠在變亂動盪的時代可收

激勵民氣的功效。然而稍加思索，我們不能不覺得，一種歷史理論若只以日益遼茫的拓荒經驗作基礎，難免掛一漏萬。

例如宗教在美國史上佔據的地位，便是明證。大家知道，第一次憲法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的宗旨，是在禁止『國教的確立』，保證信仰的自由；其實當這個修正案尚未產生時，美國各州早已沒有國教的組織了。美國的政教分離過程，遠在法國的分離運動開始以前——英國方面，這兩種古老制度至今還聯繫在一起。當時候，掙脫國教的束縛不僅是指解除單一的宗教教育當局的桎梏（至於英國，非宗派的國民教育 Public education 原理，直到一八七〇年代才被接受，此時距美國人擎着火炬作先導，已經整整一百年，即此一端，可概其餘），同時還指更澈底的政治自由的手段。

誰都不能否認，凡在國教執行任務的社會裏面，國教所支持的總是該社會的傳統制度。國教教會按着自己的生命節奏發榮滋長，多半秉具自我延續的能力，而且在十九世紀以前，牠還能增殖財產，不虞產權被奪，在這種情形下，牠們代表傳統，原是必然的結果。

因此國教制度的剷除，乃美國革命的重要影響之一。這是無足驚異的；美國的空氣比較自由，教育與政治上的社會實驗皆可在這種自由空氣中進行，不致因反對者之乞援於宗教勢力而受牽肘。原來，宗教勢力的起源是應該求之於遙遠的、甚至理想化了的過去時代的。

國教如此，君主主義亦然。君主主義雖是一種神祕觀念，在現代的實際運用上並無多大實效，但究竟是一種支持傳統精神的有力工具，與功利主義及實用主義的態度背道而馳。從這一點上說，美國革命對於美國人的心靈解放，亦同樣有偉大貢獻。於此可見我們所謂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實交織着好多股線索，浸染着好多種色彩。你儘管把這件諸色紛陳的外套（Joseph's coat）另作一番審視，亦無損於這件外套的本質。特別是當我們的任務是在評估美國經濟制度的特徵，這種新的審視尤其必要。

我總覺得，我們如果想對大部份的美國史獲致較清楚的認識，至少要承認下列論點的正確性：（一）美國的

制度自始就在資本主義的環境中形成。(二)國家雖處於權力代表者的地位，然而牠本身權力的喪失，美國要比歐洲各國來得快。(三)經濟平等機會的存在，在別國歷史上雖也是一種傳統，然總不及牠在美國歷史上那末悠久，那末富於生命。

(二)美國的環境一向是資本主義的——今日資本主義的思想與過程，已經滲透到大部份世界，而且滲透的程度非常深刻，假如你說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較年青的制度，好些人一定會奇怪。誠然，歐洲現代資本主義的起源，至少可追溯到十一世紀。但同時，我們不應忘記：當時資本主義所波及的區域，不過是歐洲的外圍——地中海的東西兩岸，北海及波羅的海的濱。這些地帶在無垠的、攪動着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封建死海裏面，祇是一些孤島。西歐要完全掙脫封建制度的束縛，還得經過漫長的時間，有些地方且須經過五百多年。

封建制度自有牠顯著的特徵。第一，牠本質上是現存社會的台柱。在這種社會裏面，人類除投身教會的懷抱外，只能一輩子站在原崗位上。其次，封建制度中的經濟生產，多半依據非交換與非利潤的基礎；經濟的生產，又往往具公營性質 (Communal character)。土地方面，古老的莊田制度非常盛行，這不特在可耕條地 (Strips of arable land) 的分配上如此，即耕種的方法上 (無論牠是兩田制 Two-field system 或三田制 Three-field system) 亦如此。

這種情形，同樣發生於公地 (Common lands) 的使用——公地是每一鄉村社會的一部，包括牧場、草地、及樹林之類。此外如封建行業公會方面，亦同樣實行團體性的支配及管理。這些公會都是協會式的組織，無論對於品質、價格、或學徒制度，皆有不可抗的權力。

當歐洲的封建土地制度在十四世紀中開始崩潰，自由佃農 (Tenants at will) 取代封建農奴的時候，公營農業 (Communal agriculture) 的消滅過程還並未完成。儘管農民的地位已經改變，而條地之合併為家庭農場 (Family farm) 還得經過很長的時間；公地享用權的廢除，亦是這樣。

因此當英、法、德、及瑞士等地的歐洲人橫渡大西洋，來到新世界成家立業，而且多半以獨立自由農的姿態定居下來時，他們是把依舊在鄉村農業制度下生活着的親戚朋友遺留在舊世界裏面了。條耕制度 (Strip cultivation)、公地享用權、以及鄉村組織等封建渣滓，到十九世紀還依然殘存於歐洲，至於美國境內，牠們却從未立過深固的根基。總而言之，美國農民自始即以資本主義農民 (Capitalist farmer) 的姿態出現的。

工業生產的情形，亦是一樣。即使當貨物製造的目的從供給當地需要轉變為獲取利潤之後，公會條例的獨佔性仍然未減往昔。事實上，就我們所知，歐洲有些國家，自民族王國 (National monarchies) 在十五世紀中開始建立以來，行業公會的組織仍繼續受着國家的獎勵及支持。牠們支配生產，釐訂工資，規定學徒及僱工的地位。英國利用公會作統治工具，比德法兩國更為成功；而且當依利莎白 (Elizabeth) 時代，牠甚至還制訂工人法規 (Statute of Laborers, 一五六三年)，使公會條例變成國家的法律。英國公會組織的氣焰，直到十八世紀才開始低落，至於工人法規的取消，還得遲至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

法國的公會組織，因法國大革命而告結束；德國方面，牠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下半期（至少僻遠區域如此）。至於墾殖美國的歐洲移民，則已把公會制度留置在身後。美國的工業生產，至少就公會條例而論，自始即非常自由。而且工業生產者復能以資本家的身份從事經營，毋須仰承受古封建主的鼻息，這種情形，跟農業方面完全一樣。

(二) 國家 (state) 之於美國，並不像在歐洲那樣是管制及壓迫的有力工具——我們知道，美國的移民是從重商主義與重商政策非常盛行的國家中移殖過來的，這些國家中的國家權力觀念，與今日全體性國家的理論並無區別。根據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國家的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是個人活動與社會活動的指針，而個人及社會的利益，却並不是國家活動的指針。好些初期移民之所以逃亡海外，即在抗拒經濟上，或宗教上的權力；他們對於重商主義的信念，早已不絕如縷。

這點脆弱的連繫，終給美國革命的利刃斬斷。在英國重商主義的帝國殖民地關係 (Imperial-colonial relations) 下，美洲經濟所遭受的束縛及刑罰，簡直指不勝數，美國革命的主要意義，即在對這些束縛及刑罰實行反抗。美國人既從反抗祖國的戰爭中抬起頭來，則他們之懷疑國家及企圖削弱國家的權力，原是自然的結果。

美國人藉革命期中所制定的平等州憲，聯邦憲法中的民權法案 (Bill of Rights)、以及哲斐孫主義 (Jeffersonianism) 與雅各孫主義 (Jacksonianism) 中的理論和戰略，偉大的鬭爭終於克告成功。他們只是靠本身的經驗，並未過分借重心智的合理化過程 (因為他們自始就是實事求是者)，而終能制定一種功利主義的綱領，並且這種綱領的實踐，還比英國中等階級之實踐 (Jeremy Bentham) 學說早整整五十年。

假如我們把英國和法國的歷史 (至於德國，國家權力這個夢魘根本就沒有離開過) 跟美國作一比較，我們便能得到正確的概念。英國重商主義的台柱——貿易條例 (Act of Trade)、航海條例 (Act of Navigations)、及穀物條例 (Corn Laws)，到一八四〇年代末期才傾覆。工會之受法律承認，且須遲至一八七〇年代。法國方面，雖則法國革命的成就非常偉大，然截至第三共和國 (Third Republic) 的最初十年間止，法國的中等階級始終在企圖恢復專制 (即國家權力) 政體的剝削者搏鬥。直要到一八八〇年代，法蘭西國家才真能響應個人的需要及請求。我們只要想一想美國這個國家始終尊重個人的天賦權利 (Natural Rights)，就可知道美國的歷史最來得長久；儘管她在並世國家之林中只能算後輩，這一點總是正確的。

(三)美國是經濟機會均等觀念最發揚的區域——美國民族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民族 (Petty-bourgeois people)；他們始終堅信，只要憑克勤克儉的精神，遲早會獲得經濟的獨立，不管他們所處的地位是農民，是製造者，是白領工人 (White-collar worker) 或熟練工人。誰都不能否認，至少就初期的大部份人說來，這些高度獨立的機會，的確是很豐富的；同時誰亦不會否認，無論這些機會今日是否尚在，而獲致獨立的願望，却仍然是美國人心理的一部。儘管他們不再有獨立的可能，他們還可矚望於自己的後代。

屠納爾及其生徒在美國史論裏面，特別着重這一點——深藏於美國生命節奏中的經濟平等的信念。不過我總覺得，他們列舉的理由，並不充份。原因是，他們把美國境內經濟平等的現實性，完全誘諸於移動邊疆的存在。他們說，由於美國有遼闊的可耕地，任居民自由取求，結果墾殖較密地帶的無權階級(The underprivileged)，如工業工人及失意的小商人等，便能隨時越過藩籬，以墾荒農民的姿態開始新生活。自由地(Free lands)的存在，大有助於自由獨立的農民階級的產生，而美國的小資產階級，即是以自由獨立的農民階級為骨幹的。

但嚴格說來，根據最近的研究，這個分析並不十分正確。一八二〇年代開始出現於美國西部的自由農民，並非來自東部的工業工人羣中，因為長途跋涉到草原諸州所應備的旅費，以及購置農場所需要的資本，都不是東部的工業工人所能籌措的。墾殖美國西部農場的人，大半是毗隣諸州的農民，小半是直接從歐洲來的農民；這些人都有相當資本基金，以支付旅費，地價，及進行必要改進時所必要的費用。於此可見事實的底蘊，另有所在。

假如屠納爾的移動邊疆論確可說明美國的發展，而且在獨特的民族心理（這種心理的顯著徵象，即是小資產階級性格與小資產階級抱負的遺留）的形成上確是一種因素，那末為什麼牠就不適用於其他新興國家的歷史？因為誰都知道，在西伯利亞、滿洲、澳洲、及加拿大一帶，我們並不能發現類似的文化型及經濟型。

這當然不是說，屠納爾的理論一無是處。因為，雖則美國的工業工人並未向西遷移，過自由農民的生活，可是潛在的工人(Potential workers)却是這樣做的。換言之，這些從紐約、新英格蘭(New England)、英倫三島、德意志、及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移來的小農在舊西北(Old northwest)諸州及草原諸州定居下來之後，要是他們沒有經常在更滿意條件下耕種的機會，他們便說不定會像滯留在英德本土的小農及農業勞動者一樣，淪而為工業工人，美國西部所存在的這些機會，非特在整個十九世紀中未曾消失，而且大部份還持續到歐戰結束。

但到一九二〇年左右，這個時代終於消逝了。從此以後，失意的小農或其子婿不復有選擇的餘地，而只剩一條路可走，那便是走進工廠。從這一點上說，我們邊際農民（Marginal farmers）及農村過剩人口的工業化（即無產階級化）過程，至少扔後了五六十年。

然則我們對於美國經濟機會平等的現實性，應當怎樣解釋呢？截至十九世紀末葉為止，這些機會的確是可望而又可即的。依我看來，要支持美國是培植小資產階級的區域這個假設，除掉只能適用於自由農的屠納爾理論外，還得注意下列幾種因素。

第一，我們要指出，十七十八世紀時，由於英國向美洲殖民地施行重商制度的壓力，結果除狹小的領域以外，工業生產的機會完全與美國人絕緣。他方面，英國的工業生產却受着國家的直接支持——津貼，免稅，獨佔權之授予，國王之認購公司股票。因此在十六世紀中，大規模的工業經營已盛行於探礦，及製造鐵器、玻璃、織物、肥皂及化學品方面；寢假而至十七世紀，這種經營更加發榮滋長。當時候，生產雖仍賴手工，並無機器的助力，然而從好多方面看來，生產的組織却已達到工業資本主義的水準，例如利用作場（Workshop）實行分工，採取工資制度，及由股份公司徵集巨額資本基金等，都是顯明證據。

這當然不是說，在自動機械發明以前，英國大部份的工業生產，甚至全部份的工業生產，都有這樣的組織。我們的意思是說，當機器製造在十八世紀的七十年代開始取代手工製造的時候，英國已有企業階級（Enterpriser class）的存在，這個階級雖則渺小，但却深諳大規模工業的技術。

而且這個階級，還累積着相當大的資本基金。牠只要憑自己的經營技術及資本，就很易踏進日漸擴張的工業資本主義的領域，兼以自動紡錘，力織機及蒸汽機的發明，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機會更不同尋常。英國從貿易上造成的資本積聚，亦是一個有力因素，蓋重商制度的目的原在增殖英國商業資本的利益，英國的商人又有着馳騁自由的整個世界，而且從西印度羣島，非洲及印度等殖民地奪來的資本，更可使工業生產自始就採取大規模方式。當十九世紀最初數十年中，英國早已有一種強固的工業資本階級存在。要從微賤出身獲取發跡的機

會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容易。

美國的情形則不然。自美國革命以後，所有的工業資本家都是勤儉起家的人，原因是，美國並沒有特殊權益或先佔利益的存在，足以阻止發跡的機會。

第二，在另一個培植經濟平等機會的領域裏面，換言之，即是在鑛山的開發方面，美國的小人物也沒有被擄在門外。由於遼闊的公地（Public domain）住着稀少的印第安人，兼以政府厲行寬大的土地政策，幸運的探鑛者或小資本家很可獲得良好機會，因開採煤、鐵、鉛、銅、或油礦而飛黃騰達。南北戰爭以前的西部一帶，好些初期的鑛業巨子，在開始探採鉛、鐵、銅鑛的時候，規模都很簡陋，他們的發跡致富，跟特殊權益全無關係。英德兩國的情形，恰巧相反；那邊所有的土地，早已給地主佔盡；英國方面，遠在工業化時機成熟以前，煤業的生產已盛行獨佔。探鑛之於歐洲，一向屬特權經營的範圍；英國的探鑛則非特是自由企業的領域，而且這自由企業的繁盛期還非常長久。

第三，歐洲未曾像牠日後在（譬仿說）俄國、日本及印度等地所實行的那樣，把累積的資本輸入美國，建立美國的工業生產。表面上的理由，自然是牠還得把本身的積蓄，用於本身的資本主義建設。但更重要的理由，却是牠不能得到牠所需要的政治擔保，以便貸款的運用與償還都有把握，同時美國方面，也不肯提出保證。

當一八三七年的恐慌降臨以前，歐洲資本對於美國的公共工程（包括鐵路在內），誠然給過原始助力；但這種現象，另有其特殊背景，蓋當時英國及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金融市場上流通的證券，大都是州政府發行的。迨一八三七至一八四三年的恐慌期中，歐洲的投資者嘗夠了慘痛經驗，結果也就學得了重大教訓；原來當時，非特好些州止付利息，若干州還把債務抵賴，循致外國證券持有人備遭損失，絕無法律保障。後來長期恐慌雖然消滅，歐洲資本却仍然裹足不前。

就歐洲的資本主義說，帝國主義的綱領確有決定性的優點。歐洲各國政府或是藉乾脆的征服，或是藉勢力

國的建立，或是藉政府擔保的取得，相率擴大政治統治的領域。企業家和銀行家隨着教士、商販、及軍隊的蹤跡以巨額資本投入鑛山、農田、鐵路、及工廠，他們知道，這種投資不會有多大危險；蓋經濟的及軍事的位置，可以隨時加於被征服的人民。因此，就在這時候，特別是在南北戰爭後數十年間，正當美國充滿着良好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機會之際，英國人和法國人都把日光轉移到非洲、印度、中國及東歐去了。

托洛斯基 (Trotsky) 在俄國革命史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中有一段警語，指出帝國主義侵略在經濟及政治上所產生的嚴重結果。他所敘述的是俄國維特伯爵 (Count Witte) 秉政時及以後若干年間的情形，其時俄國正利用着外資，開發國內資源：(註)

『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合流，亦已在俄國完成，而且完成的程度，你無從在別國看到。但工業之屈服於銀行，實際上是等於工業之屈服於西歐的金融市場，此中原委，前面已經說過。重工業如冶金、採煤、煉油，幾乎全受外國金融資本的支配，蓋當時外國的金融資本早已在俄國立下補助性及居間性的銀行系統，以增殖本身的利益了。輕工業亦走着同樣的路。大體言之，外人持有的俄國股本，約佔百分之四十；若就主要工業而論，牠們的比率還不至此數。我們可以絕不誇張地說，俄國各銀行，各工廠的控制股份 (Controlling shares of stock)，全部是在國外，英法及比利時持有的股票，差不多兩倍於德國。』

『俄國資產階級及該階級的政治形態，是被俄國工業的誕生條件及現存結構決定的。單從工業的極度集中上看，已可證明資本主義傾向與羣衆之間，並沒有過渡的諸階層存在。同時我們還得指出，各主要工業、各銀行、及運輸業的所有者，完全是外人，這些外人藉着投資的結果，非特從俄國方面榨取利潤，並且培植其在俄國國會中的政治勢力，因此之故，他們不但不能贊助俄國議會制度的發展，而且從中作梗……俄國資產階級之所以陷於政治孤立及秉具反民主性質，這是最基本最深刻的原因。』

俄國如此，中國、印度、日本、及南美諸國亦然。然而美國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原因是，除掉鐵路而外，外資在美國的地位僅屬次要。結果，自南北戰爭結束以後，大規模資本主義活動之出現於工業生產，還得

經過整整三十年時光。前面說過，外資曾經流入美國，協助鐵路網的建築。其實，我們要知道，政府給予的助力，比外資更來得大。由於大片公地之授予，聯邦當局及州當局之貸放基金，公家之認購股票，設置場站，與夫地方機關之慨授特權，美國的大幹線系統才得克底於成。當一八七〇年尚未終了，單就土地授予上規定的虛名地價 (Nominal value)，加上發行的公債及認購的股權而論，政府貸給美國鐵路建築者的款項，已達十萬萬餘元。這個事實，很可以說明為什麼美國南北戰爭後的第一個大成就是在鐵路建築方面。

工業生產方面，由於外資之絕跡，以及政府之未加直接協助，小企業家都有良好的機會。只要他勤儉機警（得道者多助的原理，他自然應當知道），他就能利用小額資本，成為腰纏萬金的富豪。美國的企業年鑑，特別是和工業及冶煉有關的部門，載滿着卡內基 (Carnegie)、夫里克 (Frick)、道奇 (Dodge)、洛克斐勒 (Rockefeller)、普拉特 (Pratt)、蓋次 (Gates)、及黎德 (Reid) 等的驚人事跡，這些人的出身都很微賤，跟商業資本主義及地土特權主義皆無連繫，他們賺了錢，把贏利加入資本設備 (Capital plant)，或是收買競爭者的產業，結果就變成現代的克利薩斯王 (Croesus)。我們如果把美國的情形跟同時期的俄國作對照，便可知道美國的中等階級比較穩定。美國的資產階級總是點滴地增殖利潤，以贏餘擴充資本設備，勵行主人管理 (Owner management)，並准許支薪的高級僱員加入自己的陣營，作為服務的酬報，此外，他們更藉慈善機關的活動，使各城市認識他們的偉大：綜括言之，美國的資產階級能提出真憑實據，證明美國所懷抱的經濟機會平等的美夢，並非虛妄（至少下層中等階級如此）。生命之於美國中等階級，充滿着光明前途。在俄國及其他各國，由於外國資本主義或帝國資本主義 (Imperialist capitalism) 的壓迫，社會呈露着兩極化的現象，少數上等階級僅以外援作憑藉，得不到國內民衆的擁戴。當經濟或政治的巨浪掀動之際，毫無中層階級做牠的中流砥柱。

第四，我們的政治生活中經常迴蕩着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旋律，足以撫慰而且催發平等主義者的抱負。美國的平等傾向導源於英國，自然脫不掉英國的氣息。但祖國的平等主義已經烟消雲散，美國的政治平等